



古今事文類聚

遺集
三之四

~~99
94~~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9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三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遺

侍讀 以下補新集侍讀之後

歷代公華唐開元二年始命馬懷素褚无量更日侍讀十二年

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詳見事實注**宋朝**太宗始

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三年以楊徽之夏侯

嶠金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

職其後馮元為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又有馬宗元為侍讀高

若訥為侍讀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會要天禧三年張知白

為刑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

白始也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

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

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復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

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會要建炎元年

詔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

就內殿講讀官觀兼侍讀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

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官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

讀提舉中太乙官元祐元年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提舉中

太乙官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六年馮京兼侍讀充太

乙官使未幾乞致仕不充仍免經筵進讀續會要中興以來

如王大資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沒謝資政克家趙觀文鼎

萬俟資政尚金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兼以

萬壽湯大觀思退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章以

佑神兼侍讀中興會要臺諫兼侍讀自慶曆以來臺丞多兼

侍讀諫長未有兼者紹興十二年春萬俟中丞尚羅諫議楫

始並兼講讀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朝野雜記元以後

廢

羣書要語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分職始

自開元而朕尤向之南豐擬制虎觀清閑之燕誦說古今以廣

見聞曲阜行傳堯俞制西學上賢玷侍臣之高選東坡謝表

詩句遙知丹地開黃卷

陳后山寄侍讀蘇尚書

古今事實

選儒學士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滿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使與褚無量更日侍讀待以師傅之禮通鑑

聚文學士

元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讀有司供給甚厚舉通經士

元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唐儒林傳序

刊緝經籍

集賢殿書院侍讀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唐百官志

以質疑義

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去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至德二年置太學士四年罷同上

以師臣禮

唐馬懷素元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官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或作以申師資之禮職林

讀書守操

唐馬懷素元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官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或作以申師資之禮職林

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堪代褚無量馬懷素以為侍讀

好學謹守

唐徐岱字處仁少而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而謹守過人

兄弟迭處

高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高元裕傳

疏諫遊畋

王起釋褐授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遊畋事俄加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唐本傳

遂除為相

薛放端厚寡言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帝美其誠本傳

耆儒充選

先是侍讀其名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實學以充其選班次翰林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會要

老成端士

趙彥若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諭執政云陸佃蔡卞皆少年宜用老成端士乃以彥若兼侍讀四朝國史

願選忠厚

元祐初劉摯上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為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悌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以廣睿智仰副求治之志

歷言時事

蘇軾除侍讀普侍讀三朝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萬餘人帥臣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暇日召問

太平興國六年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

學

諮訪政事

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命經筵官通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

以備顧問

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昇謚康節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仁宗實錄

條上十議

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日畏天愛民修身講

節要三書

呂公著邇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直慈訓日新大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節要語共一百段進呈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家傳

不殺羊羔

邇英讀二朝寶訓至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

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言行錄

行避蠮蟻

伊川頤云嘗聞上在官中起行漱水必避蠮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 同上

奏論三事

伊川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富春秋輔養為急一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重厚二請令講官坐

讀唐書丁傳

天禧舊制凡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於前侍讀初無所職但

事類彙編卷之三
侍立而已耳自宋綬夏竦為侍讀始令讀唐書一傳參釋義理
會要

進唐事二條

蘇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學士采
錄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
講讀日進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
述以已意反復言之言行錄

進祖禹帝學

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及覆開陳進
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資乙覽

讀蘇秦約從

司馬溫公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從六國事光曰秦
儀為從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言行錄

論黃帝無為

史衛國公浩字真翁淳熙中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浩嘗讀正心
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
調乎

講讀延義閣

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
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初講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
聽賜飛白書或賜宴其後專御迺英也東齋記事

賜宴資善堂

呂溱以待讀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進出者為例神宗實錄

薦當世士

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溫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又史浩除少保大觀文禮泉觀使兼侍讀進讀二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召赴闕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一十五人叔似召用餘以次收擢言行錄

言外戚事

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公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誠齋集

論日食之變

張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之起上竦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系年錄

著聖覽十卷

丁度字公雅兼侍讀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三

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仁宗出歌器以示
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亦願以中正事陛下著述英
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三卷慶曆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反覆開道

蘇軾待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上雖
恭默不言聞所論輒首肯善之墓誌

使上不忘

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使上不忘弭
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
為患大矣談訓

古今文集

雜著

侍讀學士等請官中視學表

晏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又治日侍講
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
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
之慈顏緝熙萬務涵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
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啟金華之經
席包周衆說既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南薰之扇
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事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
逢敢忘職贊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官
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合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

皇文苑彙選集 卷之三
闔愈精太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廣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
賦如此則宗祔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辭免兼侍讀狀

洪咨夔

便蕃疏渥懽懽交懷臣竊惟上聖以典學為功諸儒以詔敕為
職執經並列勸讀尤嚴間嘗起舊弼於內祠今亦進耆英於書
殿必深於道乃稱厥官如臣者猥繫法從之聯濫廁細氈之講
懷公無得呻卑何裨屬月正元日之臨盛春王三朝之會首叨
榮於瑣闥仍陟寵於金華四象八卦之陳未知源委五典三墳
之誦曷效涓埃倘兼取於熊魚必重譏於鵠特伏望皇帝陛下
充能自得師之妙廣佛時仔肩之公察臣潢潦之易除矜臣丘
垤之難進俾安舊序別選名流

侍講

歷代公華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于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
有重名舉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又召劉寬拜太中大夫侍講
華光殿劉寬傳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
年始置詳見侍讀門
宋朝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
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會
要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侍講學士外使
自昺始焉續會要元豐以後官制通見侍讀門故事自兩省
臺端以上並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
時朝議以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朝野雜記紹興五年范

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祕少並兼蓋殊命也乾道六年張敬
 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二
 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張拱以祭酒隆興二年王宣子佐以檢
 正乾道七年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蓋扶本以
 言路兼說書就陞禮部子時攝成曹景度嘗為右史且有
 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自以也同上熙寧元年龔鼎臣蘇頌
 劉放等議不當坐講疏朝廷班制以待講居侍讀下會要臺
 諫兼侍講慶曆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
 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仁宗實錄神
 宗用昌朝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尚書質
 為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

之者惟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一年春萬俟
 中丞高羅諫議檄並兼講讀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
 王正吉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而以待講為稱又自此始
 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穡隆興二年五月諫官自詹元
 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待講為稱不復兼說書矣朝野
 雜記修注兼侍講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
 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
 二月鄧伯允改兼史編實計非故典也舍人伯玉改兼權刑
 侍伯允改兼史編實計非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婁彥開自
 言路徙奉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為定例三
 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

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為不可罷之嘉定元年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今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密論以右史兼說書其他無此比

官觀兼侍講

宋朝自元豐以來多以

宮觀兼侍講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呈進虞允文奏曰胡銓早歲一節甚高謂當瀾略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官觀留

侍經筵故有是命中興會要

羣書要語奉天子五學之遊東坡謝表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彷彿聽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同上金華經幄併以金蘭曲阜行

周常制今將開廷英之席司馬光詔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於泉海高懷素侍講制

詩句綉裳畫袂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東坡迎英講論語謝賜書日高黃徹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同上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絲絢侍禁庭東坡入侍

古今事實

講經同異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博士五經同異肅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前本紀

以術術進

宣帝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肅望之梁丘賀夏侯

事文類聚

卷之三

十一

事列數身遺集 卷之三
勝等以儒術進 公孫弘等贊

置五經師

顯宗永平四年置五經師張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酺為
入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 張酺傳

辨明經義

栢榮光武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
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入特加賞賜愈見敬厚常令止
宿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廣侍講乃聽得出旦入榮嘗病朝夕
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後栢榮傳

詔選通書

楊賜靈帝嘗受學詔選通尚書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

于光華殿中 後本傳

常令講經

劉寬靈帝初拜太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帝頗好學藝
每引見寬常令講經 本傳

勸講帷幄

楊秉以明尚書入勸講拜太中大夫以病乞退黃瓊上言秉勸
講帷幄不宜外遷 **注**勸講猶侍講也

有吏前風

肅宗常言張酺入侍講屢有諫止聞問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
史庶之風矣 張酺傳

儒學侍講

每入直後讀集 卷之三 十三

楊秉威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邊詔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入講白虎觀

賈逵班固並校祕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入講白虎觀南官靈臺

召入太液亭

唐高處厚路隋為翰林侍講學士穆宗召入太液亭命分講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本傳

使講尚書

張黼肅宗即位出為東都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都引黼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黼講尚書

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論定五經

肅宗詔下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持經內殿

路隋祗事穆宗侍經內殿敷堯舜之大典暢周孔之遺風雅言五音與義水釋唐制詞

為六經法言

高處厚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六經撮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與助者覽帝稱善本傳

名六經纂要

唐崔郾為待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六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分紀

疑事口宣

王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唐本傳

疑義召問

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為待講學士柳公權為書學士上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二侍學士恩寵異等

經術該深

鄭覃文宗時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該深淳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覃與劉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書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

文思瞻遠

常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瞻遠為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授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分紀

語約義明

呂公著於講讀尤精眾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言行錄

講官第一

東坡先生嘗謂李薦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

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
昧也李薦師友談記

色温氣和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
好温公問何故願曰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待講程氏遺書

治亂深陳

呂申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
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深陳
之申公家傳

有該教化

余靖上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待
臣講讀有該教化者周悉講論仁宗實錄

論議褒貶

伊川在經筵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
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不
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龜山語錄

閔深博約

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閔深博約故有
此除

多傳經義

英宗時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講論諸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采乎人心。或有所采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家傳

開列古義

大史公范祖禹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李薦師友記

三經要語

范祖禹兼待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

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家傳

前經樞要

仁宗嘗命待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先生之匪範簡而不煩爲得其術。分

左傳監戒

仁宗退朝常命待臣講讀於通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待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爲後王監戒。何必諱。歸田錄

孟子醇正

司馬康爲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爲書最醇正。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也。

專講春秋

胡文定公安國字康侯紹興初除公兼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授例各專一經上日各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行狀

各進漢事

元祐間蘇頌為侍講請如慶曆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事二事頌於逐事後略論得失大旨呂氏廣記

獻勸講箴

趙元昊反罷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日延講讀因獻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史長編又李文簡公燾字仁甫乾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開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言行錄

陳正心說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

寫無逸圖

趙鼎字元鎮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成一圖上以語宰執於是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並同上

請賜坐講

舊制坐而論道別置書冊於御前仁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

御案便於指視神宗朝王安右侍講以為道之所存禮亦加重請復賜坐乃下禮官韓維以下三人以為當坐劉放以下七人以為不當坐乃不行元祐初程頤為待講復請坐不從呂氏家塾廣記

開筵英席

治平四年諭司馬光詔曰今將開筵英之席丁未錄

展邇英閣

哲宗時程頤侍講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頤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伊川文集

雙日講讀

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職略

雙日講讀

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盱方罷雙日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雙日休假亦當時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方罷系年錄

三德大本

哲宗初司馬康侍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時天子恭默未言公喜聞德音因上書曰陛下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司馬康墓誌

四字之要

王巖叟字彥林因待講筵奏曰陛下退朝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留聖意系年錄

歎真侍講

經筵承授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伊川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朱文公程伊川年譜

帶職補外

故事侍講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一府而出者不得與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也東齋記事

講徹一篇

錢象先字資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蔡州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徹講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四朝國史

賜講官宴

元祐元年賜宰執經筵官宴于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又紹興二十二年賜宴秘書省以講尚書徹章自是以為例

賜章服御書

慶曆七年前上御邇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賜異於他日又范祖禹講論語畢上賜御書唐人詩

在經筵數載

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翰林學士侍講二十餘年嘉祐間王安石國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行義以比先朝崔遵度

古今文集

雜著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范祖禹

辭其可辭敢忘故事受其可受祇服新恩洪惟真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晡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于成憲先帝更新治職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籍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不顯帝謨尚資史筆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膺此二任

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二帝三主之道當窮極於高深一祖四宗之書光已詔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以臣夙侍書筵叨塵史觀曲加寵數用示眷留昔魯穆公之於子思亟饋鼎肉燕昭王之於郭隗改築金臺一子或以無人乎而不能安或欲致士於遠而先為始如臣陋學敢望古人非懷人爵之可榮竊喜聖心之不倦

謝侍講表

孫覲

散材無用早汗甘泉法從之班賜命過優又玷西學上賢之選恭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為文不求甚鮮偶隨官牒進冒朝榮餅壘之量已盈幾欲飲河而止渴太馬之力

將盡又虞一壑以遺羞惟是福賦介特不移之愚少護窮厄不
貶之氣首叨名節入侍辭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
愧僅同數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徒抱猶龍之歎茲益伏遇皇
帝陛下人文丕煥邦命維新敷求左右儒學之臣講聞古今成
敗之要如臣辱陋亦預選掄以聖主責惠臣豈待兩端之叩而
小人成大器預憂五技之窮敢知圖報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辭免兼侍講奏狀

周必大

綵綸參集淵谷是虞伏念臣頃自召還親蒙簡擢酌本朝待儒
先之禮以次對專講勸之官今既進貳夏卿仍聯翰苑若尚續
漢殿六經之業殆將兼唐人三侍之榮所憂仰累於殊私不獨
自慙於非據願廓燭幽之鑒別求詔徵之賢恭冒聰聞伏需報

可

辭免兼侍講奏狀

周必大

成命初傳以懼以恐臣聞藝祖甫定天下即召處士王昭素講
易禁中兼訪民情真宗復置講讀學士分直祕閣專備顧問列
聖相承遂以崇儒重道為家法自陛下握圖御極首闢黜陟命
經筵官番宿其中朝宣夕召殆無虛月博問勤詢罔匪治道蓋
不特藉其敷釋大義誦說舊聞應邇故事而已臣以陋儒備于
經術叨陪禁從常懼不稱而况日朝垂拱可以告辰猷寓直北
門可以備夜對使有萬分之補不待更參講勸也伏望曲回淵
鑒亟寢兼官或特起逸民追開寶之盛或改畀時彥廣成乎之
規使臣上不至妨賢下不失望力是陛下賜臣多矣孰與貪榮

踰分之愧乎

謝侍講表

周必大

一趨經席已稱常布之榮參被綸言豈厭縉紳之望凌兢祇命俯仰懷慙臣某中謝臣竊以天縱之能陋儒絕企日躋之聖典學何加然且躬有虞好問之勤守大禹不矜之戒正使昔人之博洽尚難稱於在前矧如淺識之支離顧何堪於拜下而臣逢時千一冒寵再三曩聯南省之班嘗執經於累日比候西清之對復隸職者半年逮此叨踰愈為榮幸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聖而益聖新以又新奇兩耀於天衢猶許燭螢之曳紉百川於溟海不辭滂沱之歸是使顯蒙存陪誦說臣敢不欽承異禮勉竭孤忠無力可陳雖未觀於實效有獻則告庶少塞於空餐

謝侍講表

周必大

王人多聞尚急詢謀之益禱者寡夔况非殫洽之才望虎觀之深嚴負鸛梁之愧慙臣某中謝臣竊以祖宗盛際講讀最親匪爵秩之攸拘惟萊賢之是任上或處三公之舊下亦延九品之卑雖言語侍從之勞日計不足然緝熙光明之助職思其憂孰謂下臣可膺高選此益伏遇皇帝陛下有堯之聰明而靡忘稽古有禹之勤儉而力戒矜能六藝之文益皆見於行事諸儒之學豈足望於清光更資一得之愚使效萬分之補載效朝廷之制凡兼文館之官雖宰司提領之尊無內史訓詞之寵惟陪經幄必錫贊書蓋道既重而禮焉可輕而待之隆則報宜加厚臣雖極陋敢不深思區區傳註之間難規近效懇懇忠嘉之際或

請早開講奏狀

周必大

右臣今月六日伏見中書門下省錄黃奉 聖旨開講用三月十一日者恭惟陛下聖質天成道學日就固不待分章摘句及能多聞而有獲也然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國朝開講之制春以二月上旬今乃遠用三月十一日非獨距注講之期至近其間復有休假及詣德壽宮日分則是半歲之間講讀不過十餘日而已以陛下勤於治道咨詢無勑而又收召豪傑並真經幄彼皆日夜望賜清閒之燕致緝熙之助若緩其所當急而使講藝論道之風稍缺於初政甚不可也臣更不敢繳奏已行之命欲乞履屨依去年秋講例直降聖旨特就近於二月中旬擇

日庶幾中外曉然知陛下汲汲皇皇如古之聖人且於祖宗開講之制不停臣不勝倦倦惟聖明裁幸

辭免侍講奏狀

朱元晦

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而况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效勞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奧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疎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周功固已不堪超躐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

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跛躄不利走趨非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

代謝待講表

樓鑰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帷更承清問退慙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羈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之習但為決科之資如疏通知遠之經素非專門之業知是帝王之太學非為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蘊豈容樸學獲待細旒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巍巍成功謙謙終吉特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錄之言遂容草芥之臣亦與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微力

綴緝舊聞為一二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

辭免兼待講狀

洪邁

臣聞命震悚不知所云伏念臣一介書生見識淺下僅能駢四儷六綴緝華藻以事區區應用之詞章至於潛心聖經窺發關鍵如以蠡測海莫知津涯而使之參勸講之聯待邇英之席非所據焉實為甚懼又况聖學淵妙今古洞然如日當天幽隱畢照雖使大雅宏遠之士殫效尺寸日陳乎前猶增高泰山何足云補顧臣等輩决非所堪伏望聖慈曲垂英監別擇經誼高明可備顧問者使充此選臣無任祈天懇激之至

謝兼待講表

洪邁

經惟初啓宜延茂異之儒講綴正清乃及救蒙之士據非所稱
榮不勝恩中謝切以王求多聞雖資啓沃朝夕之助天縱將聖
自有緝熙光明之功揆臣之愚何若而可猥以傳蒙之末技嘗
有意於遺經措游夏之一辭豈知筆削東春秋之五傳空極鑽
研使居誦說之聯入奉清間之燕內而省己矣有覩顏茲益伏
遇皇帝陛下聰明憲天膺哲稽古撥亂世而文諸正既統一於
聖莫守經事而知其宜欲汎觀於物應故如臣等亦宜選中臣
敢不別嫌明微章善瘳惡燦然與文武之業方觀一統之成學
者以帝王爲師式幾千齡之遇

辭免兼侍講表

洪咨夔

疊被寵私彌深榮懼伏念臣力耕有素涉牘無多文淪巫史之

微道昧聖經之奧頃叨召對拱聽訓辭自明宣光綜覽之方純
論義文經綸之旨退深慙於謏聞難仰鼓於清光政虞汗玉堂
之廬忽俾待金華之席丘學山而莫及蠶測海以奚堪伏望皇
朝俯垂英鑒肆別求於鴻碩容自益於空疎

謝授侍講表

洪咨夔

五花疊組甫塵蠶禁之除六書專經仍玷虎門之選籲天莫避
堵地匪皇中謝臣竊以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出而八卦作取
小過取大壯堯舜獨盡其神曰連山曰歸藏夏商參用其法皆
繇汲汲之學能進乾乾之功迨開物成務之教衰而崇德廣業
之意泯第資誦說莫究推行武帝尊儒系通變使民之理太宗
慕古昧以蒙養正之方縱得其言何關於治益形而上者謂之

道必神而明之存乎人恭惟皇帝陛下觀象洗心玩文盡性悟
泰之外健內順首賢路之宏開鑿靈之上剗下業急朝綱之復
振有體則斯有用能知而必能行奚俟鯁生尚容蠶測况臣鈞
深無得納約有慙朱雲之折充宗僅致忠邪之辨京房之事延
壽靡志理亂之占雖燭螢莫近乎日月之光然勺水九覲乎江
河之益探先天之妙蘊踐前聖之微言副健中正粹精著在自
強之德聰明睿智神武形為不殺之仁仰斯文之大興幸當世
之親見

古詩

經筵講詩徹章進詩

樓鑰

聖王承不祚于今歲幾迂昭回光飾物副健位乘乾善治新更

化當陽獨擢權誅鉏及其餘擢任列罔顛曩日方謀始宸心最
急先未遑親政理首務闡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旒畫居
勤已甚坐待禮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說六
義拯摩研俯閱毛公傳旁參鄭氏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
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一篇雖遭煨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迹因農
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適酌興業大明縣東國思乎賦南山樂
得賢艱難由后稷勞來美周宣起自紹熙載迨茲嘉定年關雎
從肇彼殷武遂終焉寵數傳中旨恩光被邇聯神文期繼踵元
祐信齊肩內廐頒雲騎彫鞍絢錦韉茗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煙
衆俊咸宣力孤生亦備員少時曾學依老去未忘筌納祿誠休
矣歸耕久晏然鋒車俄促召梓里謂登仙詞禁容揮翰天官命

典銓豈知侵莫境重得待甘泉朽質何能報孱軀殆欲捐尚思
求諫諫海嶽效塵月

律詩

侍立邇英述懷

蘇子瞻

瞳瞳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寒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東
色起天庭

侍講邇英

蘇子瞻

上尊初被早朝寒茗椀仍沾講舌乾陞楯諸公空雨立故應漸
悔不儒冠

和東坡入侍

黃山谷

隆儒殿閣對橫經咫尺清都雨露零見說文星還北極人間無

路仰天庭

崇政殿說書

歷代公董古無此官宋朝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
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輪二頁祇候初侍講
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續
會要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分紀益
秩卑資淺則為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范淳夫乃以著作佐
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
呂原明家塾記崇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隱逸起蔡宗臣
確仍遂其性詔以士服隨班朝謁入侍渡江後尹彥明初以

秘書兼之。中間王龜齡范至能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朝野

雜記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待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

書故左史兼亦曰待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周益公集臺諫

兼說書紹興十二年春葛侯中丞高羅諫議檄並兼講讀益

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道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

路必與經筵矣檜死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

丞諫長兼經筵止三人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司諫

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止言兼說書自端明丞及始副端兼說

書自端明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少卿陳夔始。朝野雜記

修注兼說書自朱子歿後修注官多得兼待講開禧三年十

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以為不

可罷之同上

古今事實

諫折柳枝

程頤召充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

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

以布衣為

哲宗幼冲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止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

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其敢

不自重言行錄

奏論三事

哲宗嗣位召程頤將以為崇政殿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春秋宜選賢德以輔講官因使陪侍宿直講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一請上左右內侍官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上在官中動息以語講官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崇德重道之心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實錄

納誨輔德

伊川先生既召對充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自上殿間起居固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伊川文集

修身正心

呂希哲字原明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

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言行錄

講說明白

景祐元年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昌朝講說明白上喜之多所質問昌朝悉記錄歲終以付史館東都事略

賜名記注

賈昌朝為說書在經筵善講說仁宗多所質問皆記錄刪潤以進賜名邇英延義二閣記注錄事略

仍侍經筵

賈昌朝初為崇政殿說書後為天章閣侍講歷知制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而侍經筵如故言行錄

經術世家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宰相安石之子也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家故召對而擢用

崇儒重道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勅令所玉牒所降勅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周益公集

成就君德

程頤為說書上奏論經筵二事其三曰天下治亂係宰相成就君德在經筵伊川文集

講必齋沐

伊川先生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意

言行錄又尹焞每當講必前夕齋戒沐浴曰欲感悟人君安得

不敬編年備要

引經稱旨

熙寧中呂惠卿為說書日見奏對引經稱旨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程頤

愚誠已竭天聽不向臣頤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逢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

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其辭說於進對之間為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成而無數不可也臣知其是欲義喜時而愧已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切惟海寓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搜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

辭勉崇政殿說書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祇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籲天陳誠冀蒙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

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閱俞旨亦寬刑典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待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貫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冷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辭免兼崇政殿說書第一狀

劉克莊

萃此殊恩界之庸品一聞宸翰交戰危衷瞻言前修有在茲選元祐則呂希哲之比乾道則張栻其人用能名重儒林芳流國史如某者久抗走而為俗吏粗涉獵而非醇儒方冕旒日御於緝熙而旃屢朋來於鴻碩儻使凌聞之士驟陪晚講之聯在明

時非所謂邦家之光在小已凜乎如淵谷之隕決難冒受惟有
因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向成命改授名流既穆金言亦安
愚分

辭免崇政殿說書第二狀

劉克莊

聖主滋欲引以自近愚臣實難強所不能豈勝踟躇之危存有
懽喘之請竊謂細書石室凡稱博聞彊記之士皆可能開卷金
華非有陳善閑邪之學不直預兼茲能事必也名儒某講貫未
深見聞尤寡尚不敢當史筆之纂述將何以裨帝學之緝熙必
至貽笑旁觀上孤親擢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察由衷之忱恨寢
不次之誤恩既免為昭代之羞亦不奪小臣所守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三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四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東宮官部

總東宮官

補外集太子詹事之前

歷代沿革 並見後各官之下比但載通用之事

羣書要語 秀從南土德在東宮 記室新書 官邸 晏公類要 承華

太子諸官 博望 苑名 東朝 太子朝也 銅門 儲闈 儲局 官

寮 官案 入侍天闈儲徽克茂 文詞高於甲觀 並同上 太

子宮有甲觀 三輔黃圖 升案儲闈亦居清顯 文選 鄧禹名臣方

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于志寧書昔在周漢親

賢保敷王褒箴思皇茂則敬詢端輔唐李義府為承華箴望優

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白集趙昌制輔相東禁常袞制首預東

朝之選歲表類陞華儲幄以縉紳之望有羽翼之勤並同上

詩句屬叨金馬署又玷銅龍門文選三叨儲隸五塵朝散顏延

年詩薄官奉儲明唐褚亮詩託身承輦側托劍遵銅車注銅輦

太子車也陸璣赴洛詩之子摘文章縱橫富詞藻舒鋒悲先麗

握珠謝奇寶唐王筠洛蕭洗馬

古今事實

善行惡戒

晉悼公問於司馬佚曰何謂德義曰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

戒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使傅太子

家令智囊

漢文帝拜晁錯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左右皆正人

賈誼上書曰王者於太子皆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才學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其生則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漢書

師友必英俊

地節中許伯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史

置洗馬

漢洗馬員十六人秩如謁者

如淳注曰前驅也

國語曰勾踐為

夫差先馬

先或為洗

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休沐嘗置驛馬迎賓客

保訓東宮

漢中宗勅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德術保訓東

宮

授書還拜

漢晁錯詣伏生授書還拜太子舍人

朝推文士

朝推文士選在陸機機起家為太子洗馬白六帖

時號玉人

時號玉人擢於衛玠晉衛玠為洗馬時人號為玉人同上

宣令英俊

山公啓事曰琅琊王第三子皆為國器宣令四海英俊材德傳

於東宮

才經文雅

荀彧字道玄拜太子洗馬戴若思特見欽重作詩頌之序曰洗

馬荀道玄累葉重光才經文雅所以弱冠登朝荀氏家傳

陸亮忠心

晉武帝詔曰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

南土秀望

吳王入洛唯陸機陸雲顧榮而已以南土秀望遷太子舍人晉中興書

以五事諫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而諫防閑以禮

刑顯為曹植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懼觀者將謂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魏志

皆取甲族

庾於陵梁天監中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近代用久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

文號官體

梁徐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為皇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體既別春坊盡學官體之號自斯而起

號徐庾體

梁徐庾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陵父摛為左衛率陵及子儉並為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陵儉文並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當為後進模範並南史

青襟受學

斛斯正字士亮精三禮周武帝令皇太子服青襟受學於正號為太子儒者榮之北史

搜訪賢德

唐太宗謂羣臣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官唐書

妙選人望

唐正觀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來濟為之兼崇文館直學士

為司議郎

正觀以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司議郎元稹書又徐浩字季海元宗時太子司議郎肅宗即位詔令多出於浩元宗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司議郎之文翰寵遇罕與比本傳

改鶴禁衛

垂拱中改左右監明率為鶴禁衛

嚴師問道

元稹上書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曾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駁禽色之娛資遊習之善豈不美哉

獻善諭箴

韋承慶遷太子賢司議郎儀鳳中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承慶上書諫又為善諭箴以獻太子善之

是謂儒宗

王元感為四門博士詔曰元感性質溫敏博聞強記荷前達之識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可授太子司議郎並唐書

太子三卿

唐東宮官家令率更令及太僕為太子三卿

建儲即置

宋朝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賓客詹事左右庶子中允中舍諭德贊善洗馬家令率更令皆緣舊制除授而無職司惟建儲聞即置三少賓客詹事庶子諭德中舍二人並他官兼充其左右春坊並鑄印置吏員會要

司馬名重

神宗諭執政曰延安郡主可出閣當議管寮乃曰司馬光名重宜為官官乃漢羽翼之謂如呂公著孫覺皆可任之後當擇幼臣如文貽慶之類是以取重東官矣王定國聞見錄

晏殊謹厚

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飲宴公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官官忽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呈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戲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官官公既受命而面諭除授之意公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言行錄

傳經啟沃

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每當講必傳經啟沃王深愛之一日王習越鞠公取韓愈諫封建書以諷王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公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諫社稷之福也言行錄

王韓厚德

神宗就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官家用王陶韓維等皆厚德之士
一日侍坐內侍以官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亟令毀去
嘗引疾請郡將去王府探東平樂善之語為贊以獻慈聖垂簾
諭宰臣曰諸王仁孝日聞皆卿等擇官臣所致召至中書褒諭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東宮轉官奏狀

周必大

臣聞古者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外樂所以修內然後恭
敬溫文之德備焉三王有道之長實本諸此陛下稽古垂訓日
命儒臣講戴經於東序以助成儲德可謂同符三代矣而臣叨

塵近列參待承華慙無寸長可補三善逮逢卒業彌愧積恩且
臣寄祿之階宸崇增秩之寵皆至豈特僥倖頻數慮貽身留亦
惟賞或僭差殆將累國伏望陛下推明主愛頓笑之義念名器
不假人之言毋刻贊書留勸功效蓋以例而加者上之恩也因
辭而輟者臣之幸也授受兩得庶其在茲冒瀆宸聽臣無任戰
汗之至

乞東宮官進嘉言善行狀

樓鑰

臣仰惟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
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
從容以待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
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敏明謙勤好學而臣

不過於誦說之間可以少効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層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與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於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承華要略後序

呂伯恭

臣聞基天下之命必建儲后以承聖統養天下之源必緝典籍以熙聖功古先哲王登崇主壘以尊宗廟而重社稷罔不鏡之

以前代之載衡之以六經之言碩師良傳左提右挈古人正士前導後陪廣廈細旃之上洋洋乎弦歌諷誦之聲發焉煥乎山龍藻火之文具焉能用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潤色鴻業永永無極臣仰惟聖受天命聖聖相傳碩大駿偉之治曠百王而董三五淵謨不訓宏綱懿典不券契而同不鑿枘而合不膠漆而附不衡石而均踰時歷紀若出一日雖老師宿儒欲形容列聖心傳之蘊殫精研慮終莫能望其端倪竊嘗問諸太史氏側聞真宗皇帝天禧三年八月制立昇主為皇子始錫之以元良述繼之以六藝箴又申之以學書勸學歌吟之屬至於品式備具本末閑闕則復有承華要略之書焉越三年九月召宰輔宗室近臣俾之縱觀然後知我宋之重規疊矩萬世一轍者亦惟培養天

下之源而已。當真宗皇帝之時，天清地寧，弓弭矢箠，履露生息，極熾而豐，升中代出獄，親祀汾陰，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固可以獨觀昭曠，垂拱視天，民之阜矣。顧乃留神於垂裕後昆之原，豫建太子以定國本，爰因乙夜之覽，博採載籍，蒐補青宮要紀之闕，遺勅承華要略十卷，昨分彪列，昭如日星，親發層藻，斷以贊述，用為輔養聖功之具。想夫書之所載，問寢視膳之規，齒胃入學之訓，大綱小紀，洪纖鉅細，無乎不聞。厥後仁祖四十二年之治，巍巍蕩蕩，洗萬古而空之者，是書抑有助焉。是宜列聖寶之以為成式，藏於宗廟，副在有司，增前星之光，源少海之潤，蒼靈擁休，萬世永賴，誠丕夫之太律也。臣竊考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

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効之早，考養淺也。使其獲窺我宋承華要略之書，殆將與河伯望洋，向若之歎矣。惟舜禹執中之訓，足以擬是書；聖學相傳之妙，惟文王世子之篇，足以擬是書。聖學色養之誠，世之相後數千載，若合符節，信矣。聖人之無兩心也。若夫精義入神，眇然出於翰墨之外者，顧臣何足以知之。規正東宮啟 唐高宗時太子賢 韋承慶 為太子司議郎 臣承慶言：伏以殿下國之儲貳，主器承祧，百姓繫心，萬方延首。行一事，天下所瞻；出一言，天下所聽。動靜不可不慎，進退不可不思。固須數引正人，詢謀得失，使忠言日聞於耳，善事每

關於心所爲念度必自知其過如此則正心起邪心息德業日
新聲聞彌廣福祿可以長守榮位可以久安若諂諛在側忠良
不進意有所向則合詞稱善言未出口則同聲稱美有非莫悟
有過莫知便自謂神睿聰明超絕今古驕溢之漸常必由之伏
願特留睿情每存規誡聞過必改見善必行朝夕孜孜常恐不
及則邦家是賴天下幸甚進德修業太易垂文說禮敦詩春秋
所貴尚書云念終始典于學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殿下
昔在藩邸耽讀典墳論道觀書匪朝伊夕自升儲貳已歷炎涼
侍讀承言稍以稀簡雖睿姿天挺神用生知器業自然非求外
獎然更加研勵彌益風猷伏願敷召儒生勤修學藝繼緒不離

於左右披閱無捨於光陰使日知所未知月聞所未聞凡在匹
夫苟能強學猶可以高取名與坐致簪纓况殿下以儲后之尊
而能留心於學德音之美固無得而稱焉嗚呼馳騁敗德之源
必須順動不可以盤遊無度至於從禽逐獸絕野馳原駿足雲
飛輕弧電舉當其適意豈憚艱危無險不陵無深不赴忽然奔
馬委轡猛獸逸羣致驚駭之憂貽顛墜之患雖有所悔如何可
及夫以千金之子猶且坐不垂堂况在萬國之貞豈可不思重
慎殿下初升儲位養德春闈理宜靜默自居文史爲務不可數
遊縱以損德音尚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
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伏願詳鑒古今以爲鑒誡殿下馳使之
人每於北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儉利小人緣得供奉祇承自

謂別蒙恩幸外則妄爲威福內則專事諂諛巧媚百端以求顏色日爲一事時進一言漸積纖微遂成瑕類此之浸潤最難覺察特須片遠屏黜不宜親近左右殿下皇儲國嗣帝子天孫府庫在盈宮室崇麗但使不爲鄙僻不作奢淫凡所營求有司畢備何藉此等別有祇承今南衙官寮皆是縉紳士子或者年舊德博識洽聞或雅望英才修身潔行莫不策名委質奉事殿下自非陪扈法仗不得一奉宸顏豈有僕隸輿臺而可特承恩賜伏願一皆杜絕勿許更至官闈所見者唯端士正人所聞者唯詩禮典誥則邪孽無由而起死悔無從而生展德彌高休聲日遠伏見今年六月三十日令書以崇文館中學士極少令賓客庶子詹事及宮官五品已下各舉所知令出已來日月已久官寮所舉咸已進名迄至于今更無進止殿下敦崇學藝廣訪時英天下四方莫不欣悅文學之士飭躬待問而淹歷時序未有指歸朝廷縉紳咸謂殿下徒有其聲而無其實私談竊議頗盈眾口但令出惟行理非虛設舉能進善其事不輕一降令善終年寂寞天下英髦誰不解體此乃欲益反損應是更非伏願與賓客庶子等量宜早爲處分事或不可專決非須速以聞奏不可淹延致招誹謗今關隴之外蕃夷寇竊國家將申弔伐大興師旅轉輸給用糜費日多聖上內恤黎元外憂疆場宵衣旰食惕慮兢懷殿下在國爲儲君在家爲長子事兼家國何以自寧至於居處服翫飲食聲樂並請務從省約以助聖上憂勞不可每事豐華自爲安逸儲副之尊士庶瞻仰雖宮闈務簡不資每

每事豐華自爲安逸儲副之尊士庶瞻仰雖宮闈務簡不資每

日坐朝至於朔望之辰諸王賓客咸萃皆欲親承睿旨肅奉宸儀伏見秋冬已來累月不魯一坐恭已之義竊謂有虧伏覲每至此朝特臨法仗則殿下無宴安之逸羣僚有趨奉之歡臣聞體寬裕之德者在乎納諫懷忠貞之極者期於盡節是知君以不諱昭其美臣以無隱達其誠固君臣之大義古今之通道伏惟殿下挺軼研幾疑貲毓照處帝王之元子為億兆之副君當其冊命之初天下含齒戴髮童兒牧豎莫不歡忻踴躍抃舞謳歌者以殿下至德至仁克忠克孝故能上當天意下應人心雖夏邦建啟周朝立誦不之及也但能行之以道守之以仁居安慮危在滿防溢一日三省一事九思知稼穡之艱難省宮殿之遊翫正辭雅誥每開心術好聲亂色不留聰明忠謹者引而親

之便佞者屏而遠之則可以長主宗堂永在國本照黃離以保元吉居蒼震而亨利貞臣出自膠庠即參藩邸微班再易馳年十變短才弱翰濫蒙甄獎書記文章特受恩寄洎乎嗣登銀榜復得忝侍銅闈俯存藉屨之餘仰攀麟羽之末蕩蕩鴻澤霑濡不已區區淺志答効無階所以輸罄心游瀝盡肝血奉芻蕘之片議獻狂瞽之丁言庶輕露馳聲薄滋於少海纖塵驟影微助於遙山逆耳儻申觸鱗其罪無任控款之至

上東宮啟

睿宗時元宗為太子

李景伯

為太子右庶子

臣聞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之來由人所召應符影響可不懼哉伏惟殿下稟粹重離摘英若木道光儲貳譽表元良掃凶禳而邦家以寧贊寶曆而皇祚

方永。凡在羣品莫不仰賴。語成功則已大矣。論盛業則已崇矣。唯當養德。青官問安。紫極去惡。除本為善。務滋納忠。謹於正人。杜浮媚於邪徑。遊心經史。引接文儒。覽古今之得失。為行事之龜鑑。日新其美。豈不盛歟。近承諂曲之徒。私進女色。莫非倡蕩。穢跡可知。將入宮闈。以為娛樂。傷教敗禮。豈復是過。及其出入。矜誇恩幸。坊曲之間。能無漏泄。至如榮承。簪笏。跡預朝廷。稱涉奸私。尚為深累。况一國之儲副。萬方所瞻。奉焉可不自戒。且政之興衰。皆由化下。自上所及。若草隨風。理在必然。不可不慎。竊惟後宮命婦。員品稍多。兼選良人。固為淑麗。止足之賞。詎假旁求。此非殿卜之本心。直被小人之所誤。臣實庸鄙。智識無聞。濫齒榮班。謬參官相。職在規諫。冀申禪補。若其嘿而自守。何以

答聖恩非直尸素之罪人。亦當神祇之所譴。敢罄愚直。以効涓塵。伏願悔已往之失。知昨非之弊。念色荒之誡。懲縱敗之言。勿近小人。毋聽邪說。常恐有失。兢懼為心。則慶德被於羣方。頌聲振於眡俗。天垂福祐。永保無疆。儻蒙採納。幸甚幸甚。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諫院疏 褚遂良

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遠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太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知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二牙。功包九叙。新樹太子。莫不

欣躍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傳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怨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

太子賓客

以下補詹事之後

歷代沿革晉愍懷太子在東宮選人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友唐太子賓客四人正三品堂侍從規諫贊相禮儀宴會則上齒百官志正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賓客開元定員四人宋天禧四年參政任中正樞副錢惟演參政王曾並兼太子

賓客執政兼東宮官自此始我官分紀

古今事實

各臣左右

李固言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禮官斥居調護地非所宜以安車召

唐僖宗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杜謹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

東宮授經

鄭肅開成二年詔拜東部侍郎以肅嘗侍太子言論正典復令兼太子賓客為東宮授經既而太子失寵上有廢斥意肅召見

詳陳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上改容嘉之唐書

如師傅禮

宋朝至道元年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兼並太子賓客見皇太子如師傅之禮上召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今立為儲貳以為國本當須正人輔之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用禮必須贊成如事稍有未當不可隨順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以為宰相

李文定公參知政事時仁皇為太子文定為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方相之固辭俄太子出謝蒙恩以賓客為相真宗顧謂曰尚可辭也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子庶子

歷代公華古者太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庶子猶諸子周禮諸子之官司馬屬

秦置中庶子員漢庶子為太子以傅屬官後漢置五人晉有中庶子庶子各四人宋中庶子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政今庶子掌侍從左右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隋有左右庶子唐龍朔中改左庶子為左中護右庶子為右中護咸亨中復故左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右庶子掌侍從獻納啓奏通典六典宋東宮官有左右庶子舊制不常設每諸闈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案多以他官兼

領仁宗升儲置二人神宗升儲置二人欽宗升儲置一人
朝志 乾道中庶子諭德除左不除右孝宗會要 七年詔庶子
諭德輪日入官仍同供故事

羣書要語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
唯所用之周禮又禮記聘義作庶子 委執務入賓皇儲陸禕

碑儲宮命職中庶為重郭子儀表 宜輟五曹之務俾同三令之

班唐休璟制 巨源諸老仍參翼贊之榮同上 拜右庶子奉翊儲

官修其官政柳文柳渾行狀 俾尹官坊陸集姜公輔制 輔相東

禁帝衣制 列位龍樓宋申錫制 賢哉官相李陽永銘 受命天朝

入侍儲幄

寄言東曹長當知幽獨心白居易集寄皇甫庶子

古今事實

肅敬見稱

漢王商字子威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漢書

清白有節

魏鮑勛清白有高節知名嘗為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官最清密

吳孫登為太子時太傅張溫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清密切
問近對宜用雋選於是乃用陳表為中庶子

盡言規諫

蜀後主立太子璿以霍弋為中庶子太子好騎射出入弋援引
古義盡言規諫得切嗟之體

獻侍臣箴

晉溫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晉書

受命天朝

鄭默為中庶子朝廷以為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逐施行

一官要在

武帝置中庶子四人一官要在晉起居注

沈靜履素

武帝咸寧元年詔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其以謚為太子中庶子同上

有正始風

齊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風宜為官職後轉中庶子齊書

久留承華

陳王瑒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謂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身任官卿

隋太子勇曼官古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太子洗馬李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官卿敢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倡優請正其罪隋書

輔以正道

皇朝通志卷之四

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行本乘行本正色而進曰
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弄
臣太子慙而正同上

撰諫苑賦

唐于志寧為右庶子太宗謂志寧曰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
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志寧正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

作贊道賦

李百藥為右庶子作贊道賦以諷悉述古諸副事

兼侍讀書

王方慶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取事二品兼侍太子讀書

時稱八公望

錢徽任左庶子韓武以賂結公卿遺徽二十萬不納時稱有公
望

該識舊典

肅宗在東宮孔寅中庶子于時中與庶事草創寅經學宏博又
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日直東宮

劉洎字思道唐太子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

授太子經

歐陽地餘字長實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請降墨敕

崔神基長安中轉太子右庶子時突厥使者入見有司移文召

太子神基諫曰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詔與磨事更日侍讀東宮

進藥石言

高季輔為右庶子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

諫用寺人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專柔便佞出納禍福伊吏敗易牙敗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顛陳德信齊卒傾覆殿下皆用寺人輕忽高班凌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太子不悅

輟卿以佐

杜正倫除太子中庶子帝詔正倫曰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

屏居恬靜

趙宗儒字秉文罷為太子右庶子屏居恬靜奉朝請而已

端居守道

趙宗儒罷相為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並唐書

以宰相兼

唐宗璟以宰相兼庶子

以太守參

中庶子闕宜得俊茂者欲以濟陰太守劉儀城陽太守石崇參

事文類聚選集
卷之四
選山公故事

衛太子家

班彪傳云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為中庶

儲選特名

陶仇遷中庶子曰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尤明詩易以孝聞於時儲選殊難其人特召君焉陶氏家傳

八舍之職

環濟要略云庶子謂八舍之職

班同三舍

擬侍中中書侍郎班次同

參與機密

晏元獻公殊字同叔遷左庶子公既佐佑東宮真宗所以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言行錄

諫議兼右

張士遜字順之仁宗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為賓客既而兩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東都事略

判官兼左

楊徽之字仲猷真宗為開封尹妙選僚屬召徽之為府判官兼左庶子同上

太子侍讀侍講

事文類聚選集

歷代沿革 唐太宗為晉王府有侍講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開元初十王宅引辭學工書者入教亦為侍讀職林分紀而無侍講始置焉職略神宗升儲置侍講侍讀各一人會要乾道七年禮部太常言討論東宮開講儀官僚遇講讀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參見如延英儀講罷復位續會要

羣書要語 翔弦誦於青闈飄長纓於鶴籥許敬宗冊

古今事實

儒素見稱

晉王紹宗遷秘書少監仍侍皇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王廷之士咸敬慕之

諫觀韓子

庾亮侍講東宮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為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納焉並晉書

讜言直氣

唐呂元英為同州刺史及中謝論奏辟辭氣激切上嘉之謂宰臣曰呂元英有讜言直氣宜留給事左右仍兼太子侍講

借御書讀

李敬元博覽羣書景宗在東宮馬周故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領侍讀仍借御書讀敬元風格高俊有不可犯之色

講經授業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於學每

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扇示為晉王詔德言講經授業及升春官仍兼待講

講導經學

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進毛詩纂義

許叔牙少精毛詩禮記正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局宗昇東官遷太子洗馬仍兼待讀晉進毛詩纂義十卷皇太子賜帛二百段今寫本付司經局

著官訓十卷

丁公著充太子侍讀著官訓十卷穆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寵春官之舊也

五日一侍讀

陳夷行充翰林學士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人長生院侍太子讀經並唐書

露門講論語

沈重字子厚天和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並史

露門教授

樂遠字遵賢保定中詔魯公斌畢公賢俱授業尋授湖州刺史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同上

獻龍樓箴

歸登有文學為東宮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撰翼善記

褚無量宗在春官兼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

給輿便殿

褚無量為侍讀年老為造腰輿令內殿給使輿於便殿

題笏賜詩

王起宗文宗時為皇太子侍讀帝題詩太子笏以賜又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又使廣五在圖碑太子知古今治亂

遷右補闕

郭贇傳太子任京尹得侍讀藩邸太宗即位擢贇著作郎兼皇子侍讀遷右補闕東都事略

擢工部郎

孫固傳神宗為穎王以固侍講王府東宮建為太子侍讀神宗即位擢工部郎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東宮請講學啟

張說

臣某等啟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官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今問取高前代垂名不枯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家國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壘青宮固本

也。分務案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刑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精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謙讓。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頗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祇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效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待讀等升。

堂觀。與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須日以來。未暇敷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群英冀聞。餘論。仍令錄留。啟本以代書紳。

上東官勸學啟

劉憲

臣以今月二十一日侍從外參親奉令旨。令臣勾當所進書。隨了隨進。并語臣云。當今閑暇正好讀書。臣自承殿下之好尚。私心歡喜。不能自勝。伏惟天縱神武。生知睿哲。誠時與理會。固無待於勤求。然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於光輝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除此之外。更無以加。常人讀書。擬于爵祿。事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蓋應略知大意而已。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

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幸甚幸甚。侍讀
褚無量經明行修。在朝罕匹。是以皇帝簡擇。令侍殿中。謂宣時
蒙召問。而察其言。臣以愚劣。忝跡士端。區區之誠。莫不罄竭。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
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主。置
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二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
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
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
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月得見。或見
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

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
於備理。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讒巧之人。雜處其間。
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
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
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
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
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
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
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
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道義。登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
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

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
為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
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
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
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
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終始如一此
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
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謹謫

論經筵劄子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
周公之輔養皇帝陛下春秋之富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

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言過而後諫也在涵
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守人宮女
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謹選賢德之
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幸留一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
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
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御之常在深
官之內為益豈不甚大

太子春坊

歷代沿革北齊有門下坊庶子領之典書坊庶子領之隋門下
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唐龍朔中改門下坊曰左春

坊左庶子中允司議郎左諭德左贊善大夫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洗馬文學校書正字等隸焉典春坊曰右春坊右庶子中舍人太子舍人右諭德右贊善大夫太子通事舍人家令率更令等隸焉**宋**建儲闈即置仁宗神宗升儲並以內臣為左右春坊均當左右春坊事中興不置孝宗乾道元年立皇太子置左右春坊二員同左右春坊二員孝宗會要注

書要語備儲坊之家

胡文恭行趙休制

古今事實

儲案

寶曆二年詔長慶以來兩河用兵徧裨立勳擢實周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

列局

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春官列局謹冀元良

古今文集

問東宮官屬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眾務則猶朝廷之尚書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眾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又各帥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隆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若簡左右春坊舊制選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

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當時亦有不曾討論者如東
官官屬之不備是也舊嘗入劄論東官官制疎略宜從舊損益
之不改朱語錄

資善堂

翊善 贊讀 小學教授 諸官並附

歷代沿革資善堂翊善贊讀紹興五年六月初置以命朱子開
范元長時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其後孝宗出閣就第而
信主幼亦命近臣踵為之開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榮王命
程少逸左史兼贊讀少逸以祖諱辭乃命軍器監趙子中夢
極兼領其不稱王府而以資善較銜蓋以未出閣之故朝野雜記

古今事實

范朱極選

一日上語與曰欲令孝宗御諱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
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
朝論以二人為天下之極選上謂鼎曰臺諫語及資善之建皆
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趙鼎傳

勉王進學

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因王誕日乃作渾天儀以獻為歌詩勉王
進學如天而不息樓公媿集

日陳正道

姜幾字彥發謚忠簡為資善小學教授時皇太子為惠國公日

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真之左右朝夕觀省同上

資善堂

在元符觀南大中祥符八年置仁宗肄學之所天禧四年徙御厨以此會要

繼照堂

在開封廡東真宗尹京日射堂大中祥符二年臨幸賜名

慶寧堂

英宗潛邸有閣藏御覽經籍

睿成宮

宋祐元年閏二月詔神宗皇帝所居東宮改為睿成宮

龍德宮

元符二年二月詔懿親宅潛邸賜名龍德宮是為徽宗舊邸同上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00135